

# 方位词“里、中、内”的组合应用

文雅丽(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 目 录

- I. “里、中、内”的历史及发展比较
- II. “里、中、内”的语义语用比较研究

方位词在语言中用于表示事物所占空间或位置。“里、中、内”是汉语中最常用的单音节方位词。在概念上，方位词既可用于表示空间，又可表示时间。除了单音节方位词外，在日常应用中还存在大量的由单音节方位词构成的方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里、中、内”较少单独使用，主要同其他词语进行结合，形成表示时间、处所的方位结构短语。这些方位结构短语，在句子里灵活应用，表达丰富的概念。同时，“里、中、内”也是汉语大量合成方位词的基本构成单位，通过同某些特定词素的组合，“里、中、内”可派生出大量的合成方位词和表示方位的词语：

语素	里	中	内	例句
以+	×	×	√	父母领着两岁以内的子女，相依相恋地嬉戏。 (谢友鄞：《马嘶·秋诉》)
之+	×	√	√	我觉得自己隐蔽在暴露之中。(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为了适应我，也许她把一周的工作都压缩在三天之内了。(徐星：《无主题变奏》)
+边	√	×	×	里边还有历年告状的材料。(张贤亮：《肖尔布拉克》)

+面	√	×	×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b>里面</b> 空无一人但却有个死人躺着。(余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头	√	×	×	我迫不及待地问：“ <b>里头</b> 是什么东西？”(刘心武：《如意》)
内+	√	×	×	小林说，外边帮不上忙， <b>内里</b> 不也帮了？(刘震云：《一地鸡毛》)
+外	√	×	√	我们在公社木工房上装那会儿，老木匠脚不沾地 <b>里外</b> 乱走。(张郎郎：《金豆儿》) 久不上门的一些亲朋，又把骡车轿子在府门 <b>内外</b> 停了好大一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当+	×	√	×	全校五十三个教工 <b>当中</b> ，包括校长老头在内，总共只有十八个男的(陆文夫：《清高》)
就+	×	√	×	<b>就中</b> 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汪曾祺：《国子监》)
居+	×	√	×	三角形的队伍变成了菱形，狗在前， <b>人居中</b> ，驴断后，灯火减弱，因为杜林那盏灯掉在雪里时炸碎了玻璃罩，就再也点不起来。(宋学武：《干草》)

“√”表示能结合；“×”表示不结合

汉语的“里、中、内”在基本概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里、内”相对比较接近，因为他们都同“外”是反义的关系，而“中”则不同，不仅同“外”不存在反义关系，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义词存在。“中”在概念上用于表示空间、时间上的一个中间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义关系。在实际应用中，“中”往往可以夹在一对表示空间、时间概念反义词的中间，从而在整体的概念上，形成三个不同的连续层次而不是简单的两个绝对相反的层次。如表示空间时，可以使用“上、中、下”；“前、中、后”；“左、中、右”等，表示时间时，可以用“早、中、晚”；“老、中、少”等。因此在具体的应用中，“里、中、内”有相同，也有区别，本文将试图从历史来源及发展、同其他词结合构词两个方面主要来分析“里、中、内”在现代汉语的应用。

### 一、“里、中、内”的历史及发展比较

从历史角度，对“里、中、内”进行历史来源辨析，有助于从本质上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里”（里）字是形声字，从衣里声。《说文·衣部》释为：“里，衣内也。”本义指衣物的内层，与“表”相对，如：衣内儿、鞋内子。引申泛指里面，内部，与“外”相对，如：屋里、箱子里，又引申指一定的范围之内，如：县里、夜里、这里。

“中”字是象形字。甲骨文像旗形，上下为旂，方框为立中之处。本是氏族社会的一种徽帜。《说文·丨部》解释为：“中，内也。从口，上下通。”本义为氏族社会的徽帜，随着社会的发展，旌旗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春秋时期，以旗帜造形表示中央。

“中”在成为方位名词后，本义为中央，后来引申用于指“里面、内里”的方位词之义，表示在一定的范围里，如：家中、城中、心中、车中；又可引申指两端之间的位置，如：中年、中指、中秋、中锋、途中。

“内”字是象形字。甲骨文像日光自屋顶孔隙、窗户射入内屋之形。《说文·入部》解释为：“内，入也。从同，自外而入也。”本义为“自外入内”。由本义进入引申指一定的范围的里面、内部之义，与“外”词义相对。如：“内衣、内地、国内”。<sup>1)</sup>

在汉魏以前的古代文赋典籍里，“内”经常用作动词，表示“入纳”的意义，同时又兼为方位词，其意义和“外”相对，表示内部意义。到了隋唐时期，“内”的动词用法逐渐消失，但保留了方位词的用法。宋元以后，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和进一步世俗化，表示方位词的“里”渐渐取代“内”，大量地出现在诗、词、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中。相比之下，“里”比“内”更接近当时的口语。“内”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仅见于书面文章中。<sup>2)</sup>

虽然“里、中、内”最早都不是纯粹的方位词，而且本义各不相同，但在词义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词义的引申，都引申出了方位词的义项，而且表达概念十分接近。在现代汉语中，“里、中、内”已成为日常高频的应用词汇。

《现代汉语词典》1999年修订本中，对“里、中、内”的方位义项时解释如下：

“里”：里面；内部（跟“外”相对），如：手里、箱子里、话里有话。

“中”：范围内；内部，如：家中、水中、山中、心中、队伍中。

1) 参看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

参看唐汉，《汉字密码》，雪林出版社，2001。

参看曹先擢、苏培成《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参看郭振华《方位词“内”和“里”》，《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内”：里头；里头的（跟“外”相对），如：内衣、内部、室内、国内、年内。

## 二、“里、中、内”的语义语用比较研究

吕叔湘在《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中指出：“里、中、内”之类单音方位词是黏着的，主要是跟在名词和介词后面。“里”跟在介词“往”出现最多。“中”和“内”都不常和介词组合。<sup>3)</sup>在汉语的应用中，“里、中、内”作为方位词，单独使用的频率不高，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里、中、内”都是和其他词语组合，形成一个表示具体的、特定的或不确定的方位结构出现在句子中。这种方位结构基本上是“里、中、内”作为方位词应用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主要表达时间、空间的范围和方位的概念，这种方位结构在句子里经常被用作时间或地点状语或补语，有的情况下，也能成为宾语。

本文以北京语言大学的《现代汉语检索语料库》电子版中所收录的包含有“里、中、内”的语料资源为基准，随机抽取6000个句子（其中里：2000条；中2000条；内：2000条，全部为方位词用法），再以这些句子为研究对象，对“里、中、内”作为方位词在现代汉语的应用进行考察研究，尝试找出“里、中、内”的语法特点和应用规律，以及其语义区别。

在语料库收集到的实际应用中，“里、中、内”也大多数同名词、动名词、形容词、代词、介词等组合使用。下面对此一一进行分析：

### （一）和名词结合

“里、中、内”都可以同名词结合，结合中形式可以是“名+X”，也可以是“X+名”。但在结合的能力上，“里、中、内”各有不同。其中“里”与名词的结合能力最强，尤其表现在口语中，只要在感觉上能成立，我们几乎可以在任意名词后加上“里”，例如：心里、屋里、树林里、孩子里。“中”与名词的结合能力也较强，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与“里”结合的名词，基本上也能与“中”结合，但两者可能在意义上，语义色彩上有细微差别。比较来看，“内”的结合能力在三个词中最差，多数限于书面表达，而且前边的名词很受限制，许多可以同“里”、“中”结合的名词根本不能同“内”结合使用。如：黑夜里——黑夜中，风里——风中等。

3) 参看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

### 1：“X+名”方位结构

这种结构一般表现为限定的偏正结构，“里、中、内”对主体名词起限定的作用，在限定的范围上，表现为多种概念。

里+名词时，名词限于单音节。如：里屋、里间：空间范围

中+名词时，其所表示的意义要比“里、内”+名词复杂一些，可指各种各样含有“中间”的意义，主要分为3大类：

指位置：

中心：与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

中指：具体的空间方位（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中游：江河的中段（上游、中游、下游）

中层：中间的层次（高层、中层、下层）

中部：中间的地区或部位（上部、中部、下部）

指时间：

中期：时间范围（早期、中期、晚期）

中饭：具体的时间阶段（早饭、中饭、晚饭）

中古：古代的中期（上古、中古）

中旬：每个月的第二个10天（上旬（初旬）、中旬、下旬）

中年：介于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年龄段（青少年、中年、老年）

指等级、规模：

中级：在初级和高级之间的

中农：指中国土地改革前经济地位处于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农民

中学：实施中等普通教育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

中型：形体或规模介于大型和小型之间的（大型、中型、小型）

内+名词时，“内”后面可接用许多单音名词性语素或处所词性语素，构成限制性合成词。其意义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与“外”在概念上完全相对，存在相应的对应词，如：内销（外销、出口）、内政（外交）、内城（外城）、内墙（外墙）、内院（外院）、内侧（外侧）。

与“外”在抽象概念上相对，但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如：内人、内兄。

在概念上没有与“外”相对的意义，如：内奸、内脏、内情。

## 2：“名+X”方位结构

“里、中、内”用在名词或名词短语之后，可以对前面主体名词的时空进行限定，形成一种特定、具体的时间或空间概念。如：村 > 村中、黑夜 > 黑夜里、一小时 > 一小时内等。如：

时间方面：

那是夏天里的一个中午，太阳很懒地晒下来，四周仿佛都在冒烟。（余华：《死亡叙述》）

这个刑罚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他告诉陌生人…（余华：《往事与刑罚》）

文化大革命中，金竹轩背着“封建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牌子游了几天街，就退休了。（邓友梅：《双猫图》）[前置时间状语]

“化肥仓库空了，大约二十天内没指望进货。（余华：《难逃劫数》）

空间方面：

他感到眼前的景色里有几颗很大的水珠，他伸手擦去眼泪。（徐星：《无主题变奏》）

当证实沙子已经看清后，森林才将镜框重新放回旅行包中。（余华：《难逃劫数》）

云雾中一个雪人贴在万丈绝壁上，举着钢钎不断向头上一块悬石捅去。（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

很偶然地，无意中发现钟壳内粘着一张发典的小标签，揭下来细细一看，不禁万分惊喜。（中杰英：《怪摊》）

## 3：同“里、中、内”相结合的名词类型

因为“里、中、内”同名词结合后是一个表示限定范围、方位的方位结构，因此，要界定普通名词的方位，必须使用“名+X”的结构，而且其中的“X”不能省略，即使在口语中也一样。

而对于特殊的空间名词来说，由于其本身已经表示了一定的范围和方位，其后加不加“里、中、内”，整个句子的概念表达都能成立，但是两种概念是有差异的，加了“里、中、内”的句子将更能够定位如：

我们学校有三个图书馆。

我们学校里有三个图书馆。

在b)句中，三个图书馆一定在学校里，而a)句中，三个图书馆不一定都在学校里，可能在学校外边的地方。

在汉语中，空间名词除表示处所外，还可用于表示机构。表示处所时，加不加“里、中、内”基本上不用影响句子的意思表达，表示机构时只能用“里”。如：

今天下午高天禄从县里回来，大发脾气，说有人胆大包天，写信到县里告他的状。（余华：《古典爱情》）[表示处所]

娘说：“县里规定了，谁家娃在 frontline 立了功，回来就照顾。”（阎连科：《雪天里》）[表示机构]

#### 4：“里、中、内”同名词结合的语义语用

“里”、“中”、“内”作为方位词与“外”相对立时，“内”与“外”的对比作用远于“里”和“中”要强。如：

市内不许养狗！（王小波：《白银时代》）

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汪曾祺：《七里茶坊》）

车中三人，两男一女脸白如纸。（王朔：《刘慧芳》）

在上面的例句中，“市内不许养狗”，意味着市外可以养狗；“院里停着几辆大车”，我们不会想到院外的情况；“车中”显然是指车里的具体的空间，但我们也不会去想象车外面的情况。

“里、中、内”同名词结合时，我们可以从其中“里、中、内”所表达的义项上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从而帮助我们确定“里、中、内”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不常用，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

表示特定的机构或机构所在地：

不是单纯表示方所，而用来指某种方所相关的特定社会单位、单位领导或单位成员。

“中”和“内”没有这种用法。如：

村里开会，哪有什么纪念品。（中杰英：《怪摊》）

表示事物范围的分界线，划定“内外”或“里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基本反义

的两个概念，所以不能用“中”。如：

人们从酒家悬垂着大红灯笼的牌坊式门里涌出像是无数条小鱼连水波从一条大鱼大张的嘴中吐出。（王朔：《刘慧芳》）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象又音乐，于是他屏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王蒙：《夜的眼》）

“门里”、“门内”，都表示“里头”的意思，与“外面”相对。如果换成“中”，表意就不明确、不妥当了。“门里”、“门内”表“门里边”意思，换成“门中”，就改了语义，变成“门中间”。

心理感觉上的无限义：这类概念没有明确起止和范围，有也是非常模糊的，因此，这种范围的界定只能用“中”。如：

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飞来了两只山鹰。（张贤亮：《绿化树》）

限定由个体集合而成集合名词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多数用“中”，用“里”在概念上也没有问题，基本不能用“内”。如：

三个学生中，只有这孩子一个是六年级生。（汪曾祺：《故乡的食物》）

老郝说：“你看你看，平时挺聪明的人，怎么节骨眼儿上不明白哩！你那一手烧菜手艺，留学生里都是闻名的，这次总得弄个六菜一汤，带点好酒，才过得去。（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使用习惯和使用频率的影响：有些词同“里、中、内”的搭配，虽然在语法上可以成立，但是在日常应用中，人们也往往受使用习惯和使用频率的影响。如：“心中”、“心里”；“家里”、“家中”；“室里”、“室内”等均是同义词，但“心中”、“家里”、“室内”常用。“党里”、“党内”也都说，但“党内”是常用的。

语境环境的影响：言语表达受语境的影响非常大，相同的方位短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所表达的意义也是有差异的，如：

(1) 我只有独自在 心中哭泣。（韩春旭：《背对命运的独白》）

(2) 马哲说，看来马哲在心里已经认定罪犯是疯子了。（余华：《河边的错误》）

(3) 开始，这只是一个情报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该跟谁比该把谁不放在眼里。（王蒙：《再说安详》）

(4) 回来与小林唠叨，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刘震云：《一地鸡毛》）

(5) 只有红扑扑的脸透露出一些他心内的感情。（王朔：《谁比谁傻多少》）

(6) 最让人伤心的是阿牛唱的山歌，没有一次不是从赞美刘三姐的歌声唱到赞美她的容貌，那些话听起来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7) “男女之事是心里的事体，谁也无法将它说得真真切切。”（尤凤伟：《石门夜话》）

“心里”、“心中”、“心内”的意思，如与“外面”相对，例（1）例（5）可以换用。例（6）、（7）的“心里”是针对“表面”来讲的，如换成“心中”、“心内”，就成了与“外面”相对的了，就不能把“心底里埋藏着的，有一定深度”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为“里”与“外”相对，“里”还与“表”相对。而“中”和“内”只与“外”相对。当“里”表义需要与“表”相对时，“中”和“内”就不能替换了。

## （二）和动（名）词结合

“里”、“中”可加在动词之后构成表时间的词或短语。“中”经常与动词组合，“里”与动词组合比较少，“内”几乎不与动词构成方位词组。“里”、“中”与动词组合时，从词性上看，都具有一定的事物性，动作性较弱，可以看作是动名词。从句法功能上看，组成结构后，在句中常做定语、状语或补语，从所表达的语义上看，一般可表示2种意义：

1：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状态，不包含时间义：

这时“里”、“中”可以替换使用，如：

两次来信纠正了我分析里的错误使我感到一切都完（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

你分析中说杀人者一旦发现这种事情以后……（石言：《秋雪湖之恋》）

他的讲述里洋溢着色情的声调，那位叫粉粉的女子可能是一个冰肌玉肤的美人。（刘心武：《兔儿爷》）

这位刘老师大概属于声情并茂型的，为了使那些枯燥的日期、统计数字显得生动有趣，讲述中加入了相当多的渲染和议论。（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2：表示某种行为活动之义，包含有时间性，指动作的过程当中，或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状态：

这种结构在前边通常与介词“在”相呼应，变成介词词组，或与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的副词“正、正在”连用。这时，只能用“中”，不能用“里”，这里的“中”可理解成“过程中”，如：

一天夜里，他在沉睡中突然惊醒，贝蒂正显得紧张地拱他。（石言：《漆黑的羽毛》）

于是母亲在惊愕中明白了苏宇是来找我的。（宋学武：《干草》）

再说京城里，一场政治斗争正在进行中。（王小波：《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正义论中，忽然探子急报：南北大军，约三万余，已快抵达铁网山，并两翼扯动，看来是欲构成环围之势！（刘心武：《贾元春之死》）

### （三）和形容词结合

同形容词结合时，“中”的能力最强，“内”与形容词组合的例子，暂未找到。“里”与形容词组合比较少，只限于一些单音节形容词，如：

小墩子家就住在一进院门的地方，她往里院逛去本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她同自己擦肩而过时那脸色那眼神与往常大有不同，通红的脸蛋或许还可以解释为血气过旺，那忍不住往斜里瞟的眼珠子，算是怎么一回事儿？（刘心武：《小墩子》）

家珍怀着有庆有六个月了，自然有些难看，走路时裤裆里像是夹了个馒头似的一撇一撇，两只脚不往前往横里跨，我嫌弃她，对她说：（李国文：《月食》）

“里”与形容词组合后，读轻声，口语性更强了，意义也虚化，相当于词缀作用，整个词组表示“方向、方面”的意思，一般不用在句首。

“中”除了能与单音节形容词组合外，还可同大多数与双音节形容词组合。“中”与形容词组合，表环境气氛，表示状态，包含有延展性和可变性的状态义。一般都不能说成“里”或“内”。如：

你的饿，你的渴，饿后的饱餐，渴中得饮，一天的疲倦和疲倦的消除，各种床，各种方言，各种疾病，胜于记得，你一一把它们忘却了。（汪曾祺：《复仇》）

朦胧中她听到了开大门的声音，姐夫从外面回来了。（余华：《一个地主的死》）

(四) 和代词结合

“里”主要与指示代词“这、那”和疑问代词“哪”组合成：“这里、那里、哪里”。其意义上都表示与空间相关的位置，如：

之后，他在这里与白雨潇再次相遇。（余华：《鲜血梅花》）

跑到了那里，一拐弯也看不到了。（余华：《命中注定》）

看了看母亲后就站了起来，他问父亲：“到哪里去？”（洪峰：《夏天的故事》）

“中”与表示复数人称代词组合：我们中、你们中、他们中，其意义都指在某个人群的一定范围内，如：

不过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要是我们中有谁有房能自己住就好了，这样大家去玩也就能少受点大人限制了。”（王蒙：《再说安祥》）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也想花上十几元钱，坐在别人的头顶上，悠哉游哉地登上黄山。（汪曾祺：《葵·蕤》）

这三十多岁的矿工是他们中最强壮者，斧头下去煤屑四溅，时而迸出火星，带一股硫磺气味。（孙少山：《八百米深处》）

“内”基本上不能与代词组合。

(五) 和介词构成方位词组

“里、中、内”可以分别与介词“在、于、从、自、朝、向、往”构成方位词组：

介词	里	中	内	例句
在	×	√ ( 1)	√ ( 5 4)	副班长，有名的爆破手，因捉到俘虏而立过功的邓名戈在前，老战士章福襄 <b>在中</b> ，年轻的新战士武三弟在后，三个人在壕沟里走。（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把这一点考虑 <b>在内</b>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于	×	√ ( 1)	×	“西方来的老师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这帮去了那帮来，强盗瓜分了黑非洲……”小歌星声情并茂，江湖都着歌声情不自禁摇头晃脑，沉溺 <b>于中</b> ，竟带出一滴泪来。（王朔：《懵然无知》）
从	√	√	×	柳生站立片刻，拿下包袱， <b>从里</b> 取出几张事先完成

	(4)	(4 2)		的字画,贴在庙墙之上。(余华:《古典爱情》) 前四个子女的相继死去,算命先生 <b>从中</b> 发现了生存的奥秘,他也找到了自己将会长生下去的因由。(余华:《世事如烟》)
自	×	×	√ (1)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 <b>自内</b> 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绸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老鬼:《血色黄昏》)
朝	√ (1 2)	×	√ (1)	来福和喜顺趴在屋门上 <b>朝里</b> 看。(中杰英:《怪摊》) 我终于叹了一口气,把卡片翻了过来,用笔在背面写上答案,然后把它插到老师的趾缝里——她再把卡片拿了起来,研究我写的字,而我却研究起那双脚来:它像婴儿的脚一样 <b>朝内</b> 翻着。(汪曾祺:《异秉》)
向	√ (5)	×	√ (2)	他身子矮墩墩,微微驼背;罗圈腿,明显地 <b>向里</b> 弯曲。(冯骥才:《雕花烟斗》) 轻手蹑足,于门缝外, <b>向内</b> 窥视。(汪曾祺:《拟故事两篇》)
往	√ (6 3)	×	×	只见媳妇给儿子推着车子,一边 <b>往里</b> 走,一边咯咯地说笑。(刘心武:《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表示能结合;“×”表示不结合

括号内数字表示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

#### (六) 和介词结合成短语结构

“里、中、内”作为方位词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表示事物所占空间或位置,所以很自然是同表示空间和表示时间之类的七个介词“朝”、“从”、“到”、“在”、“于”、“向”、“往”相组合,构成形如“介词+X+里、中、内”这样方位短语结构。在这种方位结构中,介词“在”不仅能和“里、中、内”都进行搭配,同时也是所有“介词+X+里、中、内”这样的搭配组合中应用最多,也最为灵活的。其组合情况可分为2大类:

1:介词+名词性或名词短语+里、中、内(介词+NP+里、中、内)

在此种结构中,方位词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处所的范围,这种情况下,“里、中、内”三个词在使用中基本可以替换使用,替换后也不会造成歧义。但是含有“中”的搭配有时用

于表示非处所的范围，如：在知识分子中、在农村人口中。

表示处所本身的空间范围。如：

陈雷问：“你爹妈为什么把你锁在屋里？”（余华：《命中注定》）

苏杭让我们明白了晚饭之后走出家门，比呆在屋中更有意思，哪怕回去后会遭受怎样严厉的惩罚。（李杭育：《沙灶遗风》）

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余华：《河边的错误》）

表示事物所处的空间范围。如：

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梁晓声：《激杀》）

于是即使打火机烟灰碟等等小物件都俨然表示自己并不是被使用的东西；他在劳改农场常见的芦苇经过干燥处理，这时插在瓶中也显得无比娇贵。（刘连群：《根》）

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汪曾祺：《旅途（八首）》）

表示抽象的空间范畴，“内”很少有这种用法。如：

她们的声音像是啼叫的夜鸟一样，在月光里飞翔。（映泉：《同船过渡》）

她闭着眼伸手在桌上乱抓，摸到BB机，关掉，又在阳光中闭眼躺了一会儿，睁开眼睛。（王朔：《浮出海面》）

表示具体事物本身的范围，“内”只有在前面主体名词中含有数量时才能用于表达这种概念。如：

因为我舅舅在男孩子里行大，小姚阿姨管他叫“老大”。（汪曾祺：《受戒》）

但是倾心和仰慕，在女孩子中是互相传染的。（汪曾祺：《故乡的食物》）

青年女性二人，包括在六人内。（汪曾祺：《讲用》）

表示抽象事物本身的范围。“内”几乎不能表这种概念。如：

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一种不祥气味。（汪曾祺：《受戒》）

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汪曾祺：《昙花·鹤和鬼火》）

表示时间的范围。在表时间范围时，“内”多用于书面表达，“里”大多出现在口语里，如：

但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夏天来了，他们始终以为自己依旧生活在春天里，他们感到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美好，所以他们以为春天还在继续着，他们以为春天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楚良：《抢劫即将发生》）

他说，这位赵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和他在那十几天中结下了友谊。（刘心武：《公关汽车咏叹调》）

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刘兆林：《雪国热闹镇》）

## 2：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介词+VP+里、中、内）

由于谓语大多数由动词构成，而同动词搭配时，除了一些习惯性的固定搭配外，方位词“中”和介词“在”的结合能力最强。“内”无法在“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这样的结构中成立，“里”在书面语中也较少使用，仅在口语中出现。

作为动作本身，大部分的动作行为的发生均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在这段过程里，动作持续表现。因此，可以“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这样的结构在表意上已经不仅仅用于表达时空的方位，而被进一步引申了。用于引申这种动作持续时间的概念；另外，在动作的持续过程中，动作主体（动作的主语或宾语）也将会处于一种相对固定的状态，这个状态的表达，也可以通过使用“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这样的结构来表现。

因此来看，使用“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这样的结构，既可以表达时空的范围限定概念，也能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这样，一方面丰富了这种结构的表达内涵，也相对拓宽了这种结构的应用范围。以“在……中”为例，在复杂的句式关系中，既可以直接放在主要谓语动词的前面充当其状语，又可以单独提出来，放在所有分句式的最前面，尤其是放在最前面时，介词“在”又往往可以省略。如：

我那小精灵却在成长中生生地被撕扯下来。（韩春旭：《背对命运的独白》）

在成长中，我那小精灵却是被生生地撕扯下来。

（在）成长中，我那小精灵却是被生生地撕扯下来。

我们看到，虽然调换了词序，但是句子的表达意义却没有改变。因此，“介词+谓语结构+里、中、内”结构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丰富日常表达的作用。而在口语中，这样的例子更加是比比皆是。

从语料库中收集到的语料分析看，有些词同介词之间也有着一些固定的搭配关系。如：从沉思中，从昏迷中等：

敲门声“笃笃”响起，单立人似从沉思中惊醒：“进来。”（王朔：《人莫予毒》）

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一片红光。（楚良：《抢劫即将发生》）

#### （七）“里、中、内”的语体色彩

在应用中，“内”除了一些固定搭配外，较少使用；“中”倾向于书面语色彩，“里”倾向于口语色彩。在同另外的词素结合时，“中”多与书面语色彩的词素搭配，“里”多与于口语色彩的词素搭配。比如“眼”和“目”同义，后者是书面语词。一般说“目中”，不大说“目里”；“其”、“之”、“此”是书面语词，后面用“中”，不能用“里”。

由于“里”倾向于口语色彩，所以在日常生活交际中，“里”的使用频率大于“中”。如“眼里”和“眼中”尽管都可以说，但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说“眼里”。“这、那、哪”是普通话语词，所以用“里”。

## 参考书目

- 曹先擢、苏培成《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陈光磊《汉语此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
- 陈满华《“机构名词+里/上”结构争议》，《汉语学习》第6期，1995。
- 崔希亮《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认知考察》，《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商务印书馆，2002。
- 方经民《论汉语空间区域范畴的性质和类型》，《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2002。
- 方丽娜《方位词“上、中、下”的基本用法》，《华语教师之友》第1期，1995。
- 《方位词“上、中、下”的引申用法》，《华语教师之友》第4期，1995。
- 高桥弥守彦《是用“上”还是用“里”》，《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992。
- 《关于名词和方位词的关系》，《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997。
- 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
- 郭振华方位词“内”和“里”，《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刘月华、潘文娉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2。
- 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商务印书馆，2003。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4。
- 《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
- 罗安源《简明现代汉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 罗日新《“里、中、内”辨异》，《汉语学习》第4期，1987。
- 齐沪杨《现代汉语的空间系统》，《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998。
- 唐 汉《汉字密码》，雪林出版社，2001。
- 邢福义《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1996。
- 《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许绍早《方位词“上、里”的两种用法》，《语文月刊》第9期，1988。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9.

17

Abstract

Comb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rectional word ‘里’, ‘中’, ‘內’

Wen Ya-li

There are few cases that ‘里’, ‘中’, ‘內’ are used independently in modern Chinese. Rather, they are combined with other words and make directional phrases which indicate time and place. The directional phrases represent diverse ideas as well as are applied variously in sentences. However,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里’, ‘中’, ‘內’ in concrete use.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里’, ‘中’, ‘內’ in modern Chinese in two points of view. One is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other is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of words and language use in the case of that the directional phrases are combined with other words. The latter is studied again divided into six parts combinations with noun, verb, adjective, pronoun, preposition and comparison of a style.

Key Words : directional word, ‘里’, ‘中’, ‘內’,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meaning of words, language use